

新編諸子集成續編

中華書局

晏子春秋校注

新編諸子集成續編

晏子春秋校注

張純一 撰
梁運華 點校

中
華
書
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晏子春秋校注/張純一撰;梁運華點校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4.5

(新編諸子集成續編)

ISBN 978-7-101-09719-1

I. 晏… II. ①張…②梁… III. ①先秦哲學②《晏子春秋》-注釋 IV. B220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241030 號

責任編輯:石 玉

新編諸子集成續編

晏子春秋校注

張純一 撰

梁運華 點校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3 $\frac{3}{4}$ 印張·2 插頁·286 千字

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3000 冊 定價:45.00 元

ISBN 978-7-101-09719-1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新編諸子集成續編出版緣起

新編諸子集成叢書，自一九八二年正式啟動以來，在學術界特別是新老作者的大力支持下，已形成規模，成爲學術研究必備的基礎圖書。叢書原擬分兩輯出版，第一輯擬目三十多種，後經過調整，確定爲四十種，今年將全部出齊。第二輯原來只有一個比較籠統的規劃，受各種因素限制，在實施過程中不斷發生變化，有的項目已經列入第一輯出版，因此我們後來不再使用第一輯的提法，而是統名之爲新編諸子集成。

隨着新編諸子集成這個持續了二十多年的叢書劃上圓滿的句號，作爲其延續的新編諸子集成續編，現在正式啟動。它的立意、定位與宗旨同新編諸子集成一脈相承，力圖吸收和反映近幾十年來國學研究與古籍整理領域的新成果，爲學術界和普通讀者提供更多的子書品種和哲學史、思想史資料。

續編堅持穩步推進的原則，積少成多，不設擬目。希望本套書繼續得到海內外學者的支持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二〇〇九年五月

前言

晏子春秋八篇二百一十五章，是西漢末年劉向和富參共同校讎編定的。他們當時收集到的資料多達三十篇八百三十八章。流傳至今的最早印本，是明活字本（也有人認為是元刻本。可參見商務印書館影印的四部叢刊本）。一九七二年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西漢早期簡書中，有晏子書十六章，均散見於今本內、外十八篇中，其中比較完整的九章與今本差異不大。上博簡六競公（即景公）瘡為戰國簡書，亦見於內篇中。可以看出，記載春秋晚期齊國大臣晏嬰言行的一則則感人至深的故事，從戰國至秦、漢已廣為流傳，晏子春秋忠實地將它們保存了下來。二千多年過去了，讀晏子春秋，晏嬰的形象依舊那麼高大，古人對官吏的期許依舊在今人的期許之中，不禁感歎人的情性有多麼頑固，人的長進有多麼困難。不知何年何月，人類方能從叢林法則中擺脫出來，讓晏嬰的形象變得平常，讓人們有一些新的期許。

晏子春秋校注是張純一先生的力作。張純一，字仲如，一八七一年十一月生於湖北省漢陽縣興隆鄉。清末秀才。曾在燕京大學、南開大學任教。解放後任中南文史館館員。一九五五年四月病逝於撫順市。他對先秦諸子及佛學均有深入研究，於晏子春秋校注所費心血尤多。該書「以元

刻本爲主」，充分吸收前人的校注成果，「凡一字可疑者，必反復審校，誼求其安而後已」；對晏子一書，既有文字的疏通，又有思想的闡述。純一先生可謂晏子春秋的功臣。該書於一九三五年被世界書局收入諸子集成，中華書局曾多次校訂重印。現依新編諸子集成體例進行標點校勘，並於書後新附銀雀山竹簡本晏子及史記管晏列傳原文，以饗讀者。因學力所限，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。

梁運華 二〇一三年三月

晏子春秋校注叙

周季百家之書，有自箸者，有非自箸者。晏子書，非晏子自作也。蓋晏子歿後，傳其學者采綴晏子之言行而爲之也。計孔子之偁九，見諫上二十章，諫下五章，廿一章，問上三十章，問下廿九章，雜上十六章，廿一章，三十章，外上廿七章。其最指曰：「雖事情君，能使垂衣裳朝諸侯。」曰：「不出尊俎之間，折衝千里之外。」曰：「救民之生而不夸，行補三君而不有，晏子果君子也。」吾今乃知晏子時，知晏子者，孔子一人而已。墨子之偁二，見問上五章，雜上五章。其最指曰：「爲人者重，自爲者輕。」吾今乃知晏子後，知晏子者，墨子一人而已。綜核晏子之行，合儒者十三四，合墨者十六七。如曰「先民而後身」，「薄身而厚民」。是其儉也，勤也，兼愛也，固晏子之主指也。夫儒非不尚儉，未若墨以儉爲極。儒非不尚勤，未若墨勤生之亟。儒非不兼愛，未若墨兼愛之力。此儒墨之辯也。然儒家囊括萬理，允執厥中，與墨異趣也。晏子儒而墨。如止莊公伐晉，止景公伐魯伐宋，是謂非攻；曰「男不羣樂以妨事，女不羣樂以妨功」，是謂非樂；曰「不遁於哀，恐其「崇死以害生」，是謂節葬；曰「粒食之民，一意同欲」，是謂尚同；曰「稱事之大小，權利之輕重」，是謂大取；曰「舉賢以臨國，官能以救民」，是謂尚賢；曰「獨立不慚於影，獨寢不慚於魂」，「行之難者在內」，是謂修身，

皆其墨行之彰彰者。又必墾闢田疇而足蠶桑豢牧，使老弱有養，鰥寡有室，其爲人也多矣。其取財也，權有無，均貧富，不以養嗜欲，所謂「事必因於民」者矣。政尚相利，教尚相愛，罔非兼以正別。況乎博聞強記，捷給善辯，前有尹佚，後有墨翟，其揆一也。劉略、班志，列之儒家。柳子厚以爲不詳，謂宜列之墨家。郡齋讀書志、文獻通考承之，是已。法言云「墨、晏儉而廢禮」，張湛云「晏嬰，墨者也」，均可證。晏子生爲貴胄，而務刻上饒下，重民爲治，進賢退不肖，不染世祿之習，故能以其君顯，純臣也。其學蓋原於墨、儒，兼通名、法、農、道，尼父兄事之，史遷願爲之執鞭，有以夫。吾服膺晏子書久矣，竊歎其忘己濟物，不矜不伐，駸駸有大禹之風。覃思積年，錄爲校注八卷，俾有志斯學者研尋云爾。中華民國十有九年歲在庚午六月，漢陽張純一叙。

墨、晏尚儉，儉在心不在物，所以不感於外也。尚勤，常行而不休，所謂道在爲人也。本儉無爲而勤無不爲，是之謂能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。呂氏春秋知度篇云：「治道之要，存乎知性命。」旨哉言乎！墨、晏有焉。純一又記。

晏子春秋校注凡例

晏子春秋，孫氏淵如有明沈啓南本、吳懷保本、黃之案本、盧氏抱經有吳勉學本、李從先本、黃氏元同有凌澄初本並梁處素、孫頤谷二校本。孫、盧二氏後見元刻本，均加勘補。孫以元刻贈吳氏山尊，山尊屬顧氏澗、黃校而刻之，每卷首皆有總目，又各標題於其章，悉復劉子政之舊，誠善本也。然元刻間有譌脫不及孫校本者。今湖北局刻即元本，浙江局刻即孫本，二本並偶最善。是篇以元本爲主，輔以孫本，參考孫、盧、黃藏諸本並江南圖書館藏明活字本，料簡短長，凡一字可疑者，必反復審校，誼求其安而後已。

考訂書，如孫淵如音義、盧抱經羣書拾補、王懷祖伯申讀書雜誌、洪筠軒讀書叢錄、俞蔭甫諸子平議、黃元同校勘、孫仲容札迻、劉申叔補釋、蘇輿校皆有功於晏子者，是篇盡量采集。惟原文過繁，或二家重見者，則斟酌節省。至諸書詮證，於晏子旨趣間有未徹，或不切要者，概不輯錄。然有誼涉兩可，未能質定，且此非彼是，理須互證而明者，仍並掇之，以資宣究。

諸家校讐，所引孟子、荀子、呂覽、淮南、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諸書並文選、後漢書等注，是篇校及，莫不搜檢原書，詳加尋討。確足以正譌補脫者則據以補正，義可並存及反證者均錄入注，

用備研覈。否則從略，庶免冗贅。至諸家引書不無簡略差異，今以不敢掠美及取文便故，字句間時有增訂，冀便閱者復案，用竟先民之志耳。

晏子書著自二千四百年前，今讀其書，有要綱二：（一）如義爲儀本字、敎爲對段字、而通作能、也讀爲邪之類，非詳究爾雅、說文等書及古書聲類通轉之法，則古字古義不能明辨也。（二）如齊歸田氏事見左傳，桓公、管仲事見管子，乃至墨子、列子往往文同義合，說苑、新序引用尤夥，非窮探周、秦、兩漢書無以供參稽也。

晏子向無注本，今以其文章可觀，義理可法，允宜推行於世。除甄錄舊注外，間附己意。自惟學識謏陋，闔奧罕窺，雖寒暑兩更，稿經五易，恐誤解漏義，所在多有，幸世碩儒匡其不逮。

余友黃君虛齋與余論學，攻錯窮真，相視莫逆。審覽是篇一過，斧藻文字，補綴勝義，有稽商之益。既質之陳君匪石，亦加謚正。此詩所以重嚶求也。

晏子春秋總目

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

內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

內篇問上第三凡三十章

內篇問下第四凡三十章

內篇雜上第五凡三十章

內篇雜下第六凡三十章

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

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章

右晏子凡內外八篇總二百十五章

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向言：『孫星衍云：「漢書楚元王傳：『向字子政。成帝即位，召拜爲中郎，使領護三輔都水，遷光祿大夫。』蘇林注：『三輔多溉灌渠，悉主之，故言都水。』百官公卿表：『大夫掌論議，有中大夫。太初元年，更名光祿大夫，秩比二千石。』所校中書孫云：「漢書楚元王傳：『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。』顏師古注：『言中者以別于外。』唐六典：『劉向、揚雄典校皆在禁中，謂之中書，猶今言內庫

書也。』晏子十一篇，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，孫云：「列子別錄亦有參名。」爾雅釋詁：「讎，匹也。匹，合也。」俞樾云：「管子有『臣富參四十一篇』。此參疑即富參。」太史書五篇，孫云：「史記集解引如淳曰：『漢儀注：天下計書，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，序事如古春秋。』」臣向書一篇，參書十三篇，凡中外書三十篇，爲八百三十八章。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，孫云：「復讀複。」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。孫云：「著从竹。隸書竹通艸。」藝文志儒家晏子八篇。蓋內篇六：諫上、諫下、問上、問下、雜上、雜下。外篇二。俗本始刪并爲一也。外書無有三十六章，中書無有七十一章。中外皆有以相定，中書以「夭」爲「芳」，「又」爲「備」，「先」爲「牛」，「章」爲「長」，孫云：「「夭」「芳」、「先」「牛」形相近。」「又」「備」「章」「長」聲相近。」「又」「讀異，或云當爲「乂」。」「章」疑即問下「其童久乎」，「童」字也，當爲長久。」「如此類者多，謹頗略櫛，孫云：「列子別錄作『棧』。殷敬順音剪，謂蟲斷滅也。略（七略）作『剗』，又一作『櫛』，皆同『剪』字。星衍謂：殷說非也。」「櫛」即『箋』異文。說文：『箋，表識書也。』玉篇：『櫛，子田切。古文棧字。』」皆已定，以殺青，書可繕寫。孫云：「殷敬順列子音義殺青，謂汗簡，刮去青皮也。」

晏子名嬰，諡平仲，萊人。萊者，今東萊地也。孫云：「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正有此語。明人或題爲晏子序或題表者，妄也。」晏子博聞彊記，通于古今。事齊靈公、莊公、景公，以節儉力行，盡忠極諫，道齊國君得以正行，百姓得以附親。不用則退耕于野，用則必不詘義，不可脅以邪。白刃雖交，孫云：「『曾』當爲『冒』，若『匈』隸加。凡此皆唐、宋人寫書之誤。」「終不受崔杼之劫。諫齊君懸而至，孫

云：「『懸』當爲『縣』，俗加『心』。」漢書高紀：「縣隔千里。」縣而至，言遠而切至。」順而刻。及使諸侯，莫能詘其辭。其博通如此，蓋次管仲。內能親親，外能厚賢，居相國之位，受萬鍾之祿，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，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。晏子衣苴布之衣，孫云：「詩傳：『苴，麻子也。』」高誘注呂氏春秋：「苴，草蒯也。」苴音同鮮。「麋鹿之裘，駕敝車疲馬，盡以祿給親戚朋友，齊人以此重之。」晏子蓋短。孫云：「晏子長不滿六尺，故云短。明本注云疑缺，非也。」盧文弨云：「疑有缺文。」李從先本無此四字。」

其書六篇，皆忠諫其君，文章可觀，義理可法，皆合六經之義。又有復重，文辭頗異，不敢遺失，復列以爲一篇。孫云：「謂外篇第七也。俗本或以此附內篇，變亂向篇弟。明人之妄如是。」又有頗不合經術，似非晏子言，疑後世辯士所爲者，故亦不敢失，復以爲一篇。孫云：「謂外篇第八也。俗本以爲第七。」凡八篇，孫云：「史記正義引七略云：『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者，是時即以外篇第七、八合爲一耳。』隋、唐志七卷，即以篇爲卷也。」玉海引崇文總目十二卷，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（一）爲書，故卷頗多于前志。文獻通考亦十二卷，蓋宋時分析其篇上下各爲卷，二或四字之誤，即七略之七篇也。若因卷頗多于前志，疑後人采嬰行事爲書，則宋人不精核此書之故矣。晁公武從柳宗元之言，改入墨家，亦其妄也。」其六篇可常置

〔一〕「事」，原作「書」，據上文，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」改。

旁御觀，孫云：「蔡邕獨斷：『御者，進也。』詩箋：『御，侍也。』謹弟錄。孫云：「說文：『弟，韋束之次弟也。』」臣向昧死上。孫云：「獨斷：『漢承秦法，上書皆言昧死。』殷敬順列子音義：『上，時掌反。』此唐人之音，以別于上下，實不足律古人也。荀子別錄作『上言』。明吳懷保本改此文，如『八篇』作『四篇』，『上』改『上聞』，及增『斯書也』之類，太謬，不足駁之。」

晏子春秋校注題辭

巍巍晏子，三代之英。抗睇神禹，勤儉弗矜。追蹤尹佚，博辯靡爭。行難在內，治要性存。僅以君顯，匪願所乘。恥躬不逮，弗以學鳴。纂茲經術，功莫與京。名曰春秋，迴軼虞卿。

先後知者，唯孔與墨。孔譽以敬，兄事毋忒。墨契以愛，亟偁兼德。救民不夸，補君是力。自爲者輕，爲人者急。齊未殫用，時未閱澤。厥爲天民，政教垂則。等之諸子，于焉太息。

秦、漢以還，學張空幟。陵夷洎今，萬象狡肆。物蔽智盲，刳心逞喙。覩言大同，種姓迫礙。侈求善羣，生靈顛頽。敬罔克躋，愛無所寄。我思孔、墨，覬得其次。茫茫六合，德音誰嗣。

漢陽張子，古處夙敦。閔亂孔懼，垂老彌勲。會通儒墨，汲汲求仁。庶幾晏子，洞見本原。舊注輯校，奧義專宣。秕糠迅埽，精一允傳。斯學不弘，斯土難安。睠懷名世，繹此卮言。

民國第一乙亥季夏既望，蘄春陳敦復敬撰。

目錄^{〔一〕}

晏子春秋校注叙	一
晏子春秋校注凡例	三
晏子春秋總目	五
晏子春秋校注題辭	九
晏子春秋校注卷一	
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	
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	一
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爲禮晏子諫第二	五
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	八

〔一〕 底本原有「晏子春秋校注目錄」，不再重出。原目與新編目錄文字不同者，出校說明。